

水上人家

罗润芳 著

南方水上人家的生存环境、
劳作状况。

他们的爱情、婚姻、

家庭故事，

善良朴实的民风民俗、

民歌民谣……

非物质文化异彩纷呈。

水上人家，

带你走进另一种境地，

让你了解另一类生活，

令你感悟另一番人生。

SHUISHANG RENJIA

新世界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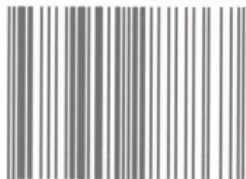


水上人家

SHUISHANG RENJIA

责任编辑 吕晖
封面设计 谢宝文

ISBN 978-7-80228-886-7



9 787802 288867 >

定价：38.00元

水上人家

罗润芳 著

新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水上人家/罗润芳著.—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2008.8

ISBN 978-7-80228-886-7

I.水... II.罗...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21642号

水上人家

作者: 罗润芳

责任编辑: 吕 晖

封面设计: 谢宝文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100037)

总编室电话: +86 10 6899 5424 6832 6679(传真)

发行部电话: +86 10 6899 5968 6899 8733(传真)

本社中文网址: <http://www.nwp.cn>

本社英文网址: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本社电子信箱: nwpcn@public.bta.net.cn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版权部电话: +86 10 6899 6306

印刷: 北京华忠兴业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388千字 印张: 15.5

印数: 1—5000册

版次: 2008年8月第1版 2008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80228-886-7

定价: 38.00元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一、缘起白沙	1
二、孩时分忧	13
三、初始张网	23
四、学文习算	33
五、观龙船赛	46
六、青山对话	58
七、撑船结友	69
八、险滩体验	81
九、疏散离邕	95
十、偶见对象	106
十一、出嫁聊叹	120
十二、喜结良缘	136
十三、谈情说爱	146
十四、生活转折	156
十五、改行谋生	168
十六、找货奇遇	179
十七、添丁大喜	192
十八、结伴行船	203
十九、外婆背带	216
二十、筹钱换船	230
二十一、遭遇封船	243
二十二、夜遇盗贼	254
二十三、过年放网	264

二十四、为弟卖船	275
二十五、重操旧业	288
二十六、分家分产	302
二十七、开艇运输	314
二十八、再次疏散	327
二十九、陪伴父母	341
三十、智斗逃生	352
三十一、虎口取艇	369
三十二、杭母乘船	382
三十三、结拜兄弟	398
三十四、造只新船	411
三十五、杭铺开张	424
三十六、船上相聚	434
三十七、湾船躲贼	448
三十八、邕城解放	468

一、缘起白沙

邕江是南方的一条江，弯弯曲曲地穿流过邕城，河面宽敞，水流平缓。船只从邕城出发，由邕江经右江上通百色，经左江上通龙州，经郁江下达梧州、广州。

从邕城水街码头沿邕江往下游行船大约十里远的江南岸边，有个地方叫白沙湾。在那个江湾，江边的土坡往里凹进去几丈深，不知经过多少次洪水的冲刷，把白沙冲堆在这地方。银白色的沙子紧紧依靠着岸边的土坡，并以扇形展开宽宽的一大片。它不但把大片江湾岸边盖满了，而且还延伸入江水中去。扇状的白沙滩，上部是高高堆起来的，而从沙堆顶上越往下或越往江边去也就逐渐降低，以至形成一片大大的沙滩。哪怕是在枯水的季节里，谁也不知道这堆白沙伸入水中的那部分的深度。人们从远处看去，这一大片白色的沙滩，像一个巨型的白色的贝壳盖在江边，上半截露在江岸上，下半截则藏在江水里。洪水来了，这一大片白色的沙滩虽被洪水淹没，但凶猛的洪水也没有把它冲走；当洪水退去，这一大片白色的沙滩便依旧露出它特有的风姿。白沙是纯净的代名词，是吉祥的象征。白沙滩给湾在它旁边的艇带来平安，给住在它旁边的渔民带来好运。白沙湾因有这白沙滩而得名。也因有这白沙滩，白沙湾岸上的那个村庄，人们就把它叫做白沙村。

白沙湾早已湾了好多的艇，不知怎的，大家把所有的艇湾在湾内的白沙滩上下两段江岸边，而自觉地把白沙滩那一段江岸边空出来。也许是大家看见这么洁白的沙滩，谁也不愿意去破坏它应有的形象。白沙滩的上段湾有十多只艇是李姓家族的艇，而白沙滩下段也湾有十多只艇，则是罗姓、彭姓两个家族的艇。随着岁月

的流逝,李、罗、彭三姓家族都繁衍了一代又一代,先后有不少后人到别处打鱼、开渡或是撑船搞运输谋生去了,而留在这白沙湾的后人依然继承着祖辈,以打鱼为生。

到20世纪20年代初,湾在白沙湾的艇,自然是自有艇湾在这以来最多的了。白沙湾的这些艇中,艇体较好又小一点的艇是用来出江打鱼养家糊口的渔艇;稍大些且艇体差点的艇是专用来让老人、小孩休息居住的住家艇。刚懂事的罗永济听父亲罗玉溪说,湾在这里的艇已住过好几代人了,当年各自的祖爷都是从邕江的下游很远很远的地方边打鱼边上到这里来湾艇定居的。父亲还说,咱们罗家早前的祖爷本是在广州珠江口一带打鱼为生的,由于当时有兵乱,怕被抓丁,才边打鱼边往上游逃,也不知走了多少的日子到了这个白沙湾。一路奔波,一路风雨之后,觉得这里的风水不错。白沙湾上下游不少的水域都可以打鱼,离邕城也不算远,打得的鱼还可以拿到邕城菜市上去卖,是个适合湾艇常住的地方,加上这里的村民友善不排除外,能让出这一白沙湾给渔民们停留定居,并相处和睦,一家便在白沙湾下段的江边住下来。后来,李姓的艇来到这里,他们也觉得白沙湾这地方不错,就在白沙湾的上段湾了。彭姓家族比罗、李姓家族晚到有一两代人的时间。彭姓的祖爷觉得与罗姓的为邻好,彭姓家族的艇也就在罗姓艇的下游湾了,李、罗、彭三姓家族的艇在这白沙湾上下江边湾着过日子,亲戚相称,和睦相处。罗永济的母亲彭二妹就是彭姓家族彭东的二女儿。

说起罗玉溪与彭二妹结为夫妻,还有一段婚缘故事呢。

罗玉溪十三岁时,父亲罗浩海因病无钱医治过早离开人世,留下他、母亲张氏和一个只有八岁的弟弟罗玉明。张氏身体虚弱,不能出江打鱼,生活的重任就落在罗玉溪的身上。幸好罗浩海给妻儿留下了一只住家艇、一只打鱼艇和几张好点的鱼网。罗玉溪与罗玉明两兄弟年幼用不了大网,只好选小网在江边上放,每天打得几斤小鱼来卖,维持着生活。

罗玉溪十五岁那年的农历三月，雨水来得特别的早，江水比往年多涨高了两三尺。白沙湾不少渔民们拿出大网，按各自祖传的打鱼模式出江打鱼。一天下午，罗玉溪与罗玉明收网划艇回白沙湾。在离白沙湾还有四五十丈远时，突然看见在离彭姓家族的住家艇下游约两丈远的水面上有东西在水中晃动并溅出水花。罗玉溪一眼认定那是一个人在水中挣扎，落水人正被水冲往下游。罗玉溪便加快划艇的速度，尽快靠近落水人。当艇快接近落水人的水域时，那人又沉下去了。罗玉溪两手放开艇桨，“扑通”一声潜入水中寻找落水的人。罗玉溪找到正下沉的落水人，先把她托出水面，然后再往岸边推去。到了浅水区域，罗玉溪抱起落水人上了岸。

到了岸上，罗玉溪仔细地看了看胸前抱着的这个人是彭姓家族的彭二妹。开始，觉得自己抱着一个自己熟悉的女孩有点不好意思，但看见她仍然没有醒过来，便快步往彭二妹家的住家艇走去。刚走出几步路，彭二妹醒来，一连吐了好几口水，水溅到罗玉溪身上，罗玉溪见彭二妹醒来又吐了水，暗暗高兴，自言自语地说：“阿妹得救了！阿妹得救了！”罗玉溪快步把彭二妹抱回她家的住家艇。

彭二妹的奶奶胡氏在住家艇听见有人落水了，便走出艇头，听旁边的小孩说是彭二妹刚才在艇上玩耍时不注意落水了。她往下游看去，看见一只艇上有人跳入水中救人，便默默地祈祷着。当她看见彭二妹被人救上了岸，就立即上岸，哭着迎上去，其他的老人小孩也纷纷围了过来。罗玉溪对胡氏说：“奶奶，阿妹刚才已醒过来一次了，吐了不少的水，看来问题不大了。我把她送回艇上，你们为她换上一套干衣服，三月天还是有点凉，千万不要生起病来。”

胡氏听后见在理，她先让开了路，围看的人群也让开了路。

罗玉溪双脚没洗就上了彭二妹家的住家艇。胡氏随后洗脚跟

了上来。罗玉溪弓着腰把彭二妹抱到艇中舱，双脚跪下让彭二妹慢慢躺下。胡氏把一个枕头垫在彭二妹头下。罗玉溪知道此时自己该离开让她们替彭二妹换衣服了，便对胡氏说：“奶奶，我该走了，有事情再招呼我好了。”说完转身走出彭二妹家的住家艇。

罗玉溪上岸见弟弟罗玉明已把渔艇停在自家的住家艇旁，便往家里走去。张氏看见罗玉溪回来了，边煮着东西边说：“阿溪，你也赶快把衣服换了，要不，你会着凉的。”

罗玉明湾好艇，见罗玉溪洗脚上了艇，便说：“阿溪哥，你的衣服，阿妈让我把它放在艇尾里了，你快去换吧！”

“知道了。”罗玉溪由于全身湿透了，加上天气还有点凉，他边打抖边说。他弓着腰钻进艇尾，用做围帘的那块补了又补的破布围好艇尾，自己在里面坐着换起衣服。

罗玉溪拿着换下来的湿衣服走到艇头，正蹲下准备洗衣服时，张氏在住家艇里对他说：“阿溪呀，我已煮好一碗姜糖水，你拿去给阿妹喝了好驱寒。”

罗玉溪便放下手里的衣服，接过张氏递来的那只盛满姜糖水的碗。

罗玉溪边往彭二妹家的住家艇走去边想，家里那么穷，哪儿来的姜和红糖呀！但他又想，现在不是考虑姜和红糖来历的时候，而是尽快把这碗姜糖水拿过去，让彭二妹能早点喝。他走上彭二妹家的住家艇艇头，对胡氏说：“奶奶，我阿妈煮了一碗姜糖水，您让阿妹喝下去吧！我阿妈说喝了姜糖水，可去寒，能暖心，不得病。”

胡氏见罗玉溪送来一碗姜糖水，弓着腰从艇中舱出来，说：“我也想煮碗姜糖水给她喝，可家里没有红糖啊！你拿来了，真是救人救到底啊！多谢了！阿溪，你真是个好孩子，你们家人真好！”

“不用谢！奶奶你快拿姜糖水去给阿妹喝吧！”罗玉溪说完，递过碗。

胡氏接过碗，又弓着腰回到艇中舱里。

罗玉溪离开彭二妹家的住家艇，回到张氏旁边，问：“阿妈，这些姜和红糖是怎来的？”

张氏笑着说：“那是你舅舅、舅母春节前来看望我们时给的，那天，你与阿明出江打鱼去了。你们回来后，我也说你舅来过，送给我们东西了，只是你没在意听罢了！”

“原来是这样的。”罗玉溪回到渔艇上洗晒衣服。

彭二妹的父亲彭东、母亲刘氏打鱼回来知道此事，无不感激。当天傍晚，彭东和刘氏提着当天打得最大的一条约六斤重的鱼前来答谢。彭东对张氏说：“谢谢你养了这么好的一个儿子，救了我二女儿的一条命。”他又对罗玉溪说：“阿溪，真多谢你呀！没有你，我家阿妹就没命了。”

张氏说：“不用谢！大家都是好兄弟姐妹，本该互相帮助的。”

罗玉溪也插上一句，说：“我看见有人跌落水了，就去救了。这是我该做的事。”

刘氏对张氏说：“我们回来后，还听说你们送去姜糖水，奶奶给她喝了，冰冷的手脚很快就转暖了。真感谢你们救了我女儿的命啊！”

刘氏转过头来，对罗玉溪说：“多谢你救了我家阿妹。阿溪呀，你是个好孩子，老天爷会保佑你打得更多的鱼回来的。”

张氏说：“我们家正好有点姜和红糖，那是春节前孩子他舅舅和舅母来看我们时给的，不然我们也没钱买。有东西就该分享，没有也就没办法了。”

罗玉溪又插上一句，说：“当时，我阿妈叫拿去，我就拿过去了，也不知能起多大的作用。”

彭东提起手中的那条鱼，对张氏说：“嫂子，我们没有什么答谢，就送条鱼给你们，请收下吧！”

张氏说：“大家都住在这白沙湾江面上，都是邻居，也是兄弟

姐妹，经常来往，你们有困难我们帮忙，这是该做的，答谢就见外了。”

刘氏插上一句，说：“不是这么说，我们是邻居，也是兄弟姐妹，来往密切，互相帮助是常事，可这次事关人命的大事，不谢怎行？礼不收怎行？”

彭东又补上一句，说：“你们不收这个礼，我们就只好回去向阿妹的奶奶交代了，请收下这小小的礼吧！”

经过几番推让，张氏觉得不收下这条鱼，彭东和刘氏是不肯离去的了。她只好对彭东和刘氏说：“既然你们不肯拿回去，奶奶又有话在先，阿溪，你就接着吧！也好让阿东叔他们回去吃晚饭。”

“阿东叔，你们真是客气，我阿妈说了，我就只好接了。”罗玉溪勉强地接过彭东递过的那条鱼后，又补上一句：“多谢阿东叔！”

彭东说：“该谢的是你，没有你，我家阿妹就没命了。”

刘氏见礼已交过去了，便说：“嫂子，你们也该吃晚饭了，我们也该回去了。”她刚说完，便拉了拉彭东的衣角，示意这时该回去了。

彭东见刘氏示意要回去了，便对张氏说：“嫂子，阿溪，我们回去了。”他说完，便与刘氏回去了。

彭二妹十三岁开始跟着胡氏学撕麻、搓线。她十五岁那年的一个下午，胡氏见泡麻条的碗里水已不够泡麻条了，就叫彭二妹拿碗去掬一碗水上来泡。彭二妹拨开艇尾边篷正拿碗往江里掬水时，从边篷的缝中看见罗玉溪与罗玉明打鱼回来，划艇经过自己的住家艇外的江面，她想起七年前自己不小心跌落水的事：那年，自己学游泳还没学会呢，跌落水时，虽然身后背有一节救生的竹筒，但因绳子没绑稳固，入水后挣扎了几下，竹筒就脱掉了，是阿溪哥把自己救了起来，他真是自己的救命恩人。彭二妹掬满一碗水拿起来后，放好边篷回到胡氏身边坐下，把手上的那碗水放在艇舱板上，再把一小扎麻条放入碗里让水泡着。麻条泡了一会儿，彭二妹

从碗中那一扎麻条中拿起一小片麻条撕了起来。胡氏问彭二妹，说：“阿妹，刚才开过的艇是谁的艇呀！是阿溪两兄弟吗？”

彭二妹说：“是呀！奶奶。是阿溪哥、阿明哥他们的艇回来了。”

胡氏说：“阿溪、阿明兄弟俩天天都是早早开艇，下午就回了。”

彭二妹说：“为什么他们与我们阿爸阿妈的不一样呀！”

胡氏说：“使用的网不一样，我们的是大网，艇在江中走，走的水路远；他们没使大网，使的是赶网，只能在竹排坑、水鬼坑，还有水塘坑这一带打鱼。”

彭二妹说：“听说这些地方离白沙湾很近呀！干嘛要早早就开艇呢。”

胡氏说：“他们使用的赶网，要早去才打得到鱼，晚了，有些鱼就回到深水里去了。”

彭二妹说：“难怪，每次我早起的时候就见他们开艇出去了。”

胡氏说：“要是洪水来了，他俩还要一连几天都在竹排坑那儿扳罾呢。”

彭二妹说：“大网打鱼多，阿溪哥他们为什么不使大网呢？是因为他们家没有大网吗？”

胡氏说：“不是的。罗家祖上传下的大网他们还存放着呢。我们使用大网打鱼还是他们家老祖教的呢。”

彭二妹说：“那是为什么？”

胡氏说：“他们阿爸不在了，阿妈身体不好，出不了江打鱼，阿明年纪尚小，阿溪只一人不好使大网。想去与别人同使大网，可是人家使大网都正好配够人手了，他们就只能自己使用别的网去打鱼了。”

彭二妹说：“喔。”

胡氏说：“阿溪这孩子人好，品行正，就是他阿爸走得早了点，

让这个孩子过早挑起养家的担子。”

彭二妹说：“是呀！阿溪哥是个好人，当年要不是他及时救了我，我真就没命了。”

胡氏说：“那倒是真的。那年，我在艇尾听到有人落水，就知道不好了。那时，我走出艇头听孩子们说是你跌落水了，正想解开住家艇缆绳追去救你，突然看见有只艇很快划去救你了，我这就放心了，也就没开艇去救你。后来我在艇头看见你身上背的竹筒掉了，你又沉了下去，我这又紧张起来了，心想，竹筒不是绑在身上的吗，怎么挣脱得了呢。后来才知道你背的竹筒没绑好就玩去了。”

彭二妹说：“是呀！那天玩得很疯，与另两个小孩在几个艇头来回追跑玩耍，我从我们家的住家艇艇头跳过二叔公的住家艇时错脚了，身子一晃就掉到水里了。开始有个竹筒在背上还乱游了一下，竹筒离开身子了，尽管自己挣扎着，胡乱地划水，可人怎么也浮不起来了。”

胡氏说：“阿妹，阿溪救你时，你知道吗？”

彭二妹说：“那时我全不知道了。后来还是奶奶你告诉我，我才知道是阿溪哥把我救上来的。”

胡氏说：“奶奶我活了六十多岁了，觉得愿意救人于水火的人，品德高尚，最受人敬仰。”

彭二妹说：“奶奶，你是在说阿溪哥？”

胡氏说：“是呀！他能救你于水中，你没感觉到他的品行好吗？”

彭二妹说：“是感觉到的呀！这白沙湾哪个不说阿溪哥人好呀！我以后要嫁人能嫁给这种人就好了。”

“阿妹，你已是十五岁的人了，再过三年就该找婆家了，要是你能嫁给像阿溪这样的人就会得到幸福。”胡氏叹了一口气，又说：“要过日子，像阿溪家太穷了，日子有点难过呢。”

彭二妹说：“有钱又怎么样，没钱又怎么样。我就想嫁个好丈

夫,和和睦睦过自己的一生。”

胡氏说:“是呀!”

不久,胡氏离开人世,罗玉溪前去送葬,他的一举一动,彭二妹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第二年,姐姐彭大妹出嫁,彭二妹就开始出江打鱼了。

三年过去了。罗玉溪已是二十五岁的男子汉,虽然个子瘦高但显得结实健壮。这些年,张氏没能为他提亲成婚,他知道自己家境差也没多想。彭二妹也长到十八岁了,已是一个大姑娘了,也是到成婚配对的时候。彭东、刘氏开始为彭二妹寻找合适的归宿,可彭二妹却没答理。

罗玉溪看着彭二妹一天天长大。异性的吸引,使他更注意着她:那被风雨吹打的瓜子脸是那样的让人怜爱;那会传递爱慕的双眼是那样的纯情迷人;那稍微有点厚的嘴唇是那样的红润含情;身后那两条乌黑的辫子已长到腰部,更让她显得婀娜多姿。她是一个淳朴善良且吃苦耐劳的女子。他爱着她,也从心底里祝福着她。

彭二妹自从那年与胡氏聊起罗玉溪后,更觉罗玉溪为人老实厚道,她心里只有罗玉溪一个人。她心想,男女婚姻,父母之命不可违。要是父母知道女儿的心,就该让他俩圆梦,结为眷属;要是父母棒打鸳鸯,把自己许配他人,她就只好把对罗玉溪的那份情深深地藏在心里。

彭二妹自从出江打鱼后,每天就很难见上罗玉溪一面。大家各自早上出江打鱼,下午才回到白沙湾湾艇。他们的相见只能在打鱼两只渔艇穿梭而过时,或下午回来经过对方的渔艇旁,才能看到对方。两艇远远穿过时,彭二妹总要放开嗓子唱上一两首歌给罗玉溪听:

“哥佬呀! 早早开艇去放网喔哥佬,

家人讲你顶梁柱喔哥佬，

妹我讲你好阿哥呀！

哥佬呀！你知系度咁大膽賣刀添，咁快刀一廿兩零錢得見咁

为妹哥你多保重喔哥佬，

留得青山才发枝呀！

哥佬呀! 謝, 佢哋咁好。大刁天天一利二邊養管到王亞

江水涨上又退落喔哥佬，

妹哥随时长成人呀！

哥佬呀！真心从心，慈善爱助。千文陌陌，恁苦，日月身替，小影个。

阿妹隔艇把哥想喔哥佬。

阿哥何日请媒来呀！

哥佬呀！

请得媒人鸳鸯伴喔哥佬，

“身影相随永不离呀!”那婉天舞,似鱼儿游出从自利。她

彭二妹与罗玉溪凡能见上面时,互相都叫上声“阿溪哥”、“阿妹”。再就是互相问一句:“今天打得多少鱼了?”要是对方当天打得鱼不多,则回一句:“今天得不多,只得几斤鱼。”要是对方当天打得鱼比较多,则回一句:“今天运气好,比往常多些。”要是对方当天打不得鱼,则回一句:“今天手气霉,空艇。”虽然他们碰面的时间不长,说的话不多,但只要每天能见上面聊上话,两人

心里就总是那样甜滋滋的。

彭二妹对罗玉溪有好感，彭东夫妇也看在眼里。一天晚上，彭东躺下，久久不能入睡，心里想着女儿下半辈子的归宿该是在哪里？前段时间有个媒人曾来试探说，女儿要找个什么婆家呀。说她认识一个船主老板，自己有只大船，想给儿子找个媳妇，认为阿妹很合适。彭东没有答应她。还有一次在打鱼时，碰到上游一个陈家的渔艇，聊着聊着就聊到彭二妹的婚事，彭二妹当场说了句：“我这辈子已经死过一次了，可又活下来了，不嫁人了。”这话给彭东心里又一次震动，他在想，人们常说“男儿大了要成家，女儿大了要出嫁”。罗玉溪家相比自己家更穷些，但他人品好，身体也健壮，又救过女儿的命，再说女儿对他也是那么的一往情深，圆他们的梦，这会使他们得到幸福。彭东又想，让他们结合，得考虑他俩日后的生活出路，那就要帮他们添些好的鱼网。有好的鱼网，就能打得更多更大的鱼，生活就会比现在好过些。

从那时起，彭东把卖鱼得的钱多省下点，多买回些麻条，理成麻线，搓纺成纱，尽早编成鱼网，好做彭二妹的嫁妆，让她出嫁后，生活上更有依靠。

张氏知道罗玉溪与彭二妹两人在相好着，但觉得自己家境贫困也就没敢去请人做媒。一天，李姓家那边的一位大婶告诉她，说彭东及家人有意让罗玉溪与彭二妹结合在一起，彭家人已经开始织新的鱼网做陪嫁呢，叫她想办法赶紧请人做媒，早日把媳妇娶过门来。张氏这才敢请人来做媒，她把节省下的一百块钱全拿出来做彩礼，让媒人送到彭家的手里。

由于罗、彭两家艇都是湾在白沙湾，罗玉溪与彭二妹结婚前的一夜，彭二妹也没有约姐妹们来聊夜唱叹。他们结婚的当天，也没有礼艇的迎送，只是罗、彭两家把自己的几只艇平排在一起，在选好的时辰，由命好的人把嫁妆从彭家的艇搬到罗家的艇上；彭二妹在命好的人陪同下走到罗家的艇上。虽然仪式简单，可前来祝贺